



太空卫士

——许祖馨科幻小说作品集

南海出版公司

太 空 卫 士

许祖馨科幻小说作品选

许祖馨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7·海口

太 空 卫 士

许祖馨科幻小说作品选

许祖馨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陈文娟

封面设计 朱 珊

南 海 出 版 公 司 出 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江阴华达印刷厂排版印刷

787×1093毫米 32开 7.25印张 154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442-0200-3/I·101

定价:8.50元

目 录

神州镇上的来客	(1)
蓝天上的声云	(9)
鱼鳍之谜	(21)
旺斯村的怪病	(28)
太空卫士	(32)
奇怪的“窃贼”	(36)
太空风帆比赛	(45)
爷爷在太阳城	(49)
农场渡假记	(53)
考场风波	(58)
太空电站参观记	(64)
子午星上的“神人”	(68)
密林追踪	(129)
深山脱险	(169)
野人考察队的奥秘	(215)

神州镇上的来客

川东神州镇8号街上，走来一个40多岁模样的人，他身穿一套绵羊皮茄克太空装，脚上蹬一双小牛皮做的轻便鞋。这身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装束，引起了路上行人的很大兴趣，大家的注意力都不由集中到他身上。

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丝毫也没有觉察到人们好奇的目光和低声的议论。

“我搞错地方了吗？怎么全变样了呢？”他边走边自言自语。

是的，他眼前所有的事物几乎都变样了，连路牌、门牌号、校名……全都是用拼音字母写的。

“zhèn shǐ zhǎn lǎn guān”他好不容易认出了这几个字，不由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穿过马路奔了过去。

“同志，镇史展览馆的开放时间未到，请稍等片刻！”一位工作人员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彬彬有礼地说。

“对不起，我有急事，能否让我先看看！”来客操着浓重的川东乡音说着。

工作人员摇摇头，听不懂他的话。

“我有——急事，能不能——先——看看！”这位客人改用混合普通话又讲了一遍，大概是过分用劲的缘故，鼻尖上渗出了沙粒般的汗珠。

“实在对不起，我只听懂您讲的几个字，只能请您到来客接待室去等一下，待会儿有人会帮助您的。”工作人员指着对

面一间房间。

客人在接待室门口停了一下，正准备用手去推门，只听见“吱”地一声，门自动开了。他好奇地跨了进去，红外线装置控制的门又自动关上了。

片刻，从房间一侧的边门里，走出了一位中等个子的工作人员。

“真抱歉！”这位工作人员刚听他讲话就愣住了，摊开一双手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就递给他一根金属棒。

来客接过金属棒呆呆地看着，“这金属棒，怎么写法？写在什么地方？”显然工作人员已看出客人的为难处，指指桌子，意思是说，只要用这支笔在桌面上写，它就会显出字来。

来客满意地点了一下头，忙用笔在桌上写了“我叫袁立军”几个字。

“你能用拼音字母写吗？”

客人尴尬地摇了摇头。

“实在抱歉，我和门口的那位工作人员都是机器人，我们能力有限，无法帮助您解决困难，只能请值班的人亲自处理这个问题。”

袁立军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机器人。他们没有储存听懂川东口音的程序，他又想到自己才出去没有多少日子，展览馆有了这么大的改进，这真是一件叫人无法理解的事。

袁立军正在暗暗思忖时，机器人已通过镶嵌在桌边的电话，把值班的人请来了，并说：

“小明同志，这位客人说的话和写的字，我们都不懂，只能麻烦你来解决。”

袁立军看着走进来的小明同志，眼前忽地一亮，只觉得这个人面孔挺熟，举止也似曾相识，但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

“小明同志，你能听懂我的话吗？”袁立军用川东乡音说。

小明摇摇头。

当袁立军用混合普通话再讲一遍的时候，小明仍然没有反应，可是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在紧张地思索着。过了一会儿，小明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想起来了，客人的口音和爷爷从前的发声有相似之处。

袁立军见小明不开口，心里有点着急了。

“你别急，我马上和镇‘服务团’联系。”小明察觉到了客人急躁的表情，宽慰着他。

“‘服务团’？”客人模仿着小明的发音重复道。

“‘服务团’就是负责我们镇上日常工作的机构。服务团的人。”

袁立军越听越稀奇，而疑问也越来越大。“您叫什么名字？”小明想到自己还不知道客人的姓名就随口问道。

“我叫——袁立军！”

不知是客人把这几个字的发音咬准了的缘故，还是这个名字在小明脑子里有特殊的印象，他竟一下子听懂了。

“袁立军！”

“……您是神州镇人？”

来客点点头。

“您还认识谁？”

客人报了一长串名字，小明不是听不懂就是没有听到过，突然一个名字吸引了他。

“‘袁继红’。这不是爷爷的名字吗？”而眼前这个人只有

40 来岁，自己爷爷已是 100 多岁的老人了，他们怎么会相识呢？”

小明顾不得再问什么了，对奇事的冲动驱使他马上接通了可视电话。小明找到了“服务团”担任顾问的爷爷，请他马上回家！

小明想到爷爷收藏着好多照相册，里面有着不少珍贵的照片，说不定这个客人会认识照片中的一些人哩！

小明带着客人离开了展览馆，踏上自动马路，进入了住宅区。小明在路口一座冷饮亭旁停了下来，撒了几下按钮，窗口的自动盘里送出两瓶饮料。喝完饮料，袁立军掏出钱要付，小明笑笑说：

“这座冷饮亭是由电脑为我们作结算的，你不用付钱。”

袁立军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钱袋。眼前的一切，真使他百思不解啊！

穿过街心花园就是小明的家。街心花园整洁漂亮，树木葱郁。袁立军仔细一瞧，又发现了一件奇事：花园里牡丹、芍药、菊花、腊梅这些不同季节的花卉，竟会竞相开放，各自散发着特有的芳香。

到了小明家，从大楼到住房都是自动门，袁立军看了小明一眼，小明已猜透他的心思，向他解释道：

“我们现在都已养成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的习惯。如果发现了不勤奋不诚实的人，人们都会争着去做这些人的工作。”

袁立军明白了，在这样的环境，门当然都不用上锁了。

小明请袁立军坐下，急匆匆地从立柜中取出薄如纸片的超袖珍电脑，就用手指在上面轻轻写了几下，电脑就在小小屏幕上告诉了他，家中几本古老的照相册藏在什么地方。小明

根据电脑的指点，在4号房间的一只淡黄色的写字台左面第4只抽屉的第3叠里，找到了当时还只有七八岁大小的爷爷。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在爷爷身旁站着一个大人，此人的相貌竟和他眼前的客人一模一样。小明把这张照片递给了袁立军，客人看着这张亲切而熟悉的照片，兴奋得像小孩似地跳了起来，嘴里用地道的川东口音嚷着：“对啰！对啰！”

正在此时，小明的爷爷袁继红走进屋来。

“爷爷，你看，这是谁？”

袁继红虽然年已过百，一头银发，但他耳不聋，眼不花。可是此刻，他怎么也想不起这位面熟而陌生的客人。

“爷爷，你看！”小明从袁立军手中拿过照片，递给他。

这下，袁继红呆住，半天说不出话。

“你是继红？”袁立军也带着疑虑，操着浓重的川东乡音问。

袁继红用手背揉揉湿润的眼睛，看着这位穿着过时，年龄只有40多岁的客人。天啊！这不正是很久以前失踪的爸爸？他的外貌一点也没有变呵——宽厚的胸膛，浓黑的双眉，四方脸庞，一对眼睛炯炯有神。

“我是继红！”袁继红带着颤抖的嗓音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袁立军，是你的爸爸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袁继红的双眼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心怦怦的跳动，脸上充满惊讶的神情。

两人相对无言。片刻，还是袁立军先打破了僵局，接着两人用川东话交谈起来。小明在一旁听不懂，当爷爷作了翻译后，他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

大约在1个世纪前，袁立军是一名太空研究员。当时他

神州镇上的来客

和几个同伴正在研究一块运行在木星和水星之间的怪石。对于这块怪石,人们有种种猜测:有的讲它是一块大陨石;有的说它像月亮一样只是一颗小卫星;也有人分析它可能是来自别的星球的一艘飞船……众说纷纭,各说各的。经国家太空研究署批准,袁立军决定到怪石上去考察一番,弄它个水落石出。一天,他驾驶着飞船向怪石接近,怪石那有规则的外形及闪闪发光的窗口都已隐隐可见了。突然,一阵剧烈震动,飞船失去控制,他也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已躺在一艘来历不明的太空船中。开始时,他十分不习惯:时间过得是那样的“慢”,他的思维和动作又是那么不协调。后来,太空船的头大、体小、四肢如棒状的“人”,对他的脑部和血液循环进行了一些“小手术”,没有多久,他就适应了太空船中的生活。更奇怪的是他能很快的懂得了太空人的语言。后来,他才知道太空人在他的脑部镶嵌了超微型万能“电脑”,并对他的血液循环也作了一些调整,在太空船上,他逐渐了解了这些太空人来自总星系的X星座。他们驾驶着飞船,以近似光的速度在太空进行考察,前不久刚进入太阳系。他们与他相遇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袁立军要进行考察的这块怪石,正是他们过去放出的一个测试站,凭它的方位及发出的特异信号,能使太空船在银河系和太阳系中进行定位测量。就在他们到测试站收取资料时,碰到了袁立军驾驶的这艘来自地球的飞船。以后,他们带着袁立军在太阳系和银河系考察。袁立军看到:太阳像一个光球,在太空中光芒四射。光球上有黑子,但它并不真“黑”,只是它的温度比周围的区域低些,因此显得“黑”了一点。光球上有数百万颗“珍珠”,这是气体对流所引起的,它们真像一颗颗撒落在圆盘里的珍珠,闪闪发光,美丽极了……袁

立军还有幸看到了行星中巨人——木星美丽的姿容：扁长的圆面上有许多环绕全球的横条“花纹”，其间缀有形状、大小不一的“旋涡”、“羽花”、“斑点”。木星真可说是一颗彩云密布、仪态万千的行星。最使袁立军难忘的是神秘的土星之声。那天，袁立军在飞船中看到一颗美丽的星球飘飘而来，没多久，一种深沉的“嗡嗡”声，忽高忽低地传来。这声音像电子琴声，又像夹杂着笛声和“嘟嘟”喇叭声的混合乐曲声。在有趣的土星光环外缘，袁立军又听到了一种“嘎、嘎、嘎”的声音，好像是地球上无数车辆通过大跨桥时发出的声响，也像一块硕大的岩石掉落到山谷中时发出的阵阵巨响。在与太空人的接触中，他了解到他们那里已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社会十分文明的先进星球。转眼之间，好些日子过去了，外星人准备飞回自己的星球。他们征求了他的意见，究竟是回地球还是去X星座。袁立军思念地球上的儿女和自己的祖国，决定回地球。外星人给他做了一系列复原手术，分手时对他说，如果他回地球后还想跟他们再到X星座或别的星球去看看，可以在回地球后按地球人计算方式的第3个月的最后几天在怪石旁等他们。因为此时他们要从这里取出新资料后飞回去。袁立军回到了地球，并在神州镇郊着了陆，由于人们已对来来往往的飞船习以为常，因此他驾驶的飞船着陆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在太空船上呆了没有多少时间，谁知地球上都已过去了这么多年！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袁立军非常激动地说。

“是啊，我的孙子都这么大了！地球上的科学也已发展到能指石成金，呼风唤雨的水平。”袁继红也说。

对继红的话，袁立军非常感兴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动人情景，还是近在眼前的事哩！

“爷爷，我该叫他什么呢？”小明望着这个与自己差不多年龄的老前辈问道。

袁继红笑笑说：“你就叫他同志呗！”

袁立军从太空船上归来的消息，震动了全镇的居民。镇“服务团”为他召开了全镇居民大会，专门请他作了介绍。开大会那天，人们兴致勃勃地聚集在神州广场专心地听着他那种神话般的经历，不少科研单位也派了代表前来参加。

两个多月来，与家人团聚，赴各处参观访问，使袁立军对祖国和故乡的进步，地球上人们的变化，了解得比较详细了；但因离开地球太长，生活习惯变得太多，袁立军总感到不适应。而人情、故乡又把他的心紧紧抓住，怎么办呢？经过与家人反复商议，他决定做一名往返太空与地球间的联系人，争取把X星座上高度发达的文明带到地球上来。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舍难分的时刻啊！袁立军走上了飞船，他站在飞船的舱口，望着神州镇的景色，望着前来欢送他的继红、小明等亲友，他默默地想着：等他再从太空回来时，恐怕又是一二百年后的事了。到那时，故乡、祖国和地球上的科学文化一定会取得更惊人的成就！

飞船起飞了。它载着一个地球人去太空开创新的探索之路！

蓝天上的声云

恬静的银镜湖沉浸在暮色中。山影模糊，万籁俱寂。湖面上有一艘小船在划动。

银镜湖生态研究所值班室的几位同志，正聚精会神地围着红外线质子观察仪屏幕，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湖面动静。

“你们看这艘小船。”助理工程师黄云指着屏幕左上角银镜湖第八区说道。

“接上高效能质子放大器，开动自拍录像机。”值班工程师程忠德对黄云说。

借助质子放大器，银镜湖尽收眼底。湖面上，那条小船像在寻找什么。船上的人中等个儿，戴一顶压得很低的帽子，手中握着一根钓竿，东张西望。塑料桶里已装了几条鱼。

“黄云，你留在这里继续观察，我与殷忠发乘飞艇去检查一下。”说着，程忠德站起身来，青年技术员殷忠发跟着他一起走了出去。

引擎声惊破了夜空的宁静，飞艇向着东八区驶去。这艘飞艇装有飞翼，启动后，就像鸟儿一般掠过水面，飞向目的地。转眼间已到东八区，可是湖面上一条船影也没有。程忠德赶紧用多功能微型步话机与黄云联系，才知道这艘小船已转移到东十一区。

“老程，你看，船上人把桶内的鱼儿都倒进水里了，他把鱼杆也扔进湖面了。”黄云向程忠德报告。

“你开动甲组备用自拍电视录像机跟踪鱼杆的动向，不要

忘了配上质子放大设备。”程忠德向黄云交待了任务。

不久飞艇就追上了小船。

“这么晚你在干啥啊!”殷忠发尽量以平静的口气招呼船上人。说话时,飞艇已靠近小船。

“是误点了,赶回家去。”船上的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

“你家住哪儿?”殷忠发问。

“翻过大竹岭,前边曲阳县萍水乡。”

“你知道我们银镜湖的制度吗?”

“知道,我没有钓鱼噢。”船上的人似乎有点心慌,可他还是故作镇静地递过蓝色的空桶让殷忠发检查。

一直在旁没说话的程忠德接过桶,果然,桶内一滴水也没有。他点了一下头,把桶还给船上的人。

飞艇离开小船驶去。

黄云在屏幕上继续注视着船上人:“小船进入东十三区后,那人从口袋里拿一只烟盒,抽出一支烟。却把烟盒扔进了水里。然后用打水机点燃了烟,跷起右腿,抽起烟来。黄云敏捷地打开乙组备用自拍电视录像机加上质子放大器,寻找那只烟盒。当程忠德、殷忠发赶回来时,他才好不容易地在宽阔的湖面上找到了烟盒,而此刻他的额上已渗出了点点汗珠。

三个人注视着追踪小船的观察仪的屏幕,只见小船驶进东北角一片芦苇丛,随后屏幕上便失去了小船和这个船上人的行踪。

“怪了,他钻进芦苇丛干什么?”黄云睁大眼睛问。

“看!”程忠德象变魔术似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只长方形的小盒子,“卡”的一声打开了开关,一阵阵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传到大家耳朵里:“磁——磁——磁——”。

“这只微型收发报机跟上他了！”程忠德很风趣地说。

“是船上的人出来的讯号？”黄云有点惊异地问。

“不，应该说是我们安装的跟踪机，钉上了这个陌生的客人！”程忠德解释道。

黄云眼里露出一种吃惊而带有疑问的神色。程忠德清了清嗓子说：

“这个人的模样不像我们这一带山里人，一双手并不毛糙，身子骨不结实，口音也不对。你们注意到了吧，他为什么把帽子压得很低？他想用帽檐遮住过长的花白鬓发！更可疑的是他乘坐的小船，模样似同我们常见的农村救生小艇，可是我用手一摸，它不是木质，也不是硬塑料的，而是充气的软塑料吹成的！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只蓝色的塑料桶，桶环似乎是另外装上去的，桶内表面上看上去没有水，可它有一层薄薄的夹层，内中却充满了水。”

“嗨，看来这个船上的人可有点名堂！”黄云的精神振奋起来。

“是啊，可能要我们忙一阵了。”殷忠发说。

“为啥还不抓住他！”黄云着急地说。

程忠德和殷忠发相互看了一下，笑了笑。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黄云似懂非懂地也点了一下头。

“那么这个讯号从何而来？”黄云打破砂锅问到底。

程忠德笑笑，顺手取过录像带装在放映机上放了起来。于是，当时检查小船的情形又重现在大家面前，当黄云看到程忠德拎着桶倒过来看桶内有没有水时，船上人眼光注意到桶口，程忠德衬着桶底的右手，神不知鬼不觉地已把一只线状透

明薄膜型放射器粘贴在桶槽缝隙里了。

“你真行!”黄云为程忠德那熟练的动作叫好。

“不要响!”程忠德摇了一下手,他正紧张地注意着录像片上他与殷忠发和船上人分开后,船上人仍掉烟盒的情景。

“嗨,烟盒——,我已开动乙组备用机钉上了!”黄云笑笑说。

“看来,你也不比我们差啊!”程忠德松了口气,风趣地拍了拍黄云的肩,同时他注意到了甲组、乙组备用机都在开着。

屋里沉默了,三个人分别注视着三台观察仪。

“他会不会溜走?”黄云有点焦急。

“从跟踪机发出的讯号来看,目前他正在休息,但是我们要抓紧行动!”程忠德胸有成竹地说,“老殷,你马上通过直线电话与公安厅联系,黄云继续监视湖上动静,我去安排下一步追击的工具!”程忠德分工完毕就起身走了。

一路上,程忠德心中却像泛着波涛的银镜湖,无法平静。

银镜湖地处华中长江支流甘水之畔,四周群山环抱,它原来是一个天然湖泊,后来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请求,国务院决定把这一带山区划进湖区,并扩大了湖的面积,原来的银镜湖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因此实际上现在的银镜湖是一个人工的大水库,方圆足有四百里,水域与五个县接界,属于中国科学院银镜湖生态综合研究所管辖。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要在这一带建立生态综合研究所呢?这又要从一件有趣的事讲起。二十世纪后期,华中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棒状玉质名贵的陪葬品,雕刻细腻,工艺水平极高。玉质棒上的花形——车马人群栩栩如生,其中有一根玉质棒,可能是在落葬时不小心的缘故,

竟直立着。几千年过去了，它就这样一直直立着。这微小的事实给科学家们抓住了。经过反复分析，结合了其它资料的综合研究，他们得出了这么一个惊人的科学结论：华中地区甘水流域一带，地质结构极其稳定，几千里没有发生过地震、水渗、泥石流等现象，否则这根玉质棒早就摔倒了。这个事实和结论是多么重要啊，再加这里地处我国中部，四周群山环抱、台风吹不到、西北风刮不进，而长江送进来的水气和江风，湿润和调节着这里的气温，因此这一带四季差距不大，空气中干湿程度之比也相近，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生态研究基地。经过科学工作者这些年来苦心经营。这里已成了我国最珍贵的鱼类养殖场和鱼类天然聚合地。扬子鳄、白豚、大鲵、四鳃鲈、中华鲟鱼……等等在这里得到繁殖，一度在我国几乎绝迹的鱼类、两栖生物在这里保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其它鱼类也繁殖迅速。这就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极大注意和兴趣。

当程忠德把所需要的飞船、电子马、飞行器、激光枪等调配好回到值班室时，殷忠发也与公安厅及旅游局联系上了，从有关方面提供的线索得知，欧洲华裔参观团中有一人失踪，带队的人很着急，向我国旅游局作了报告。殷忠发说，公安厅很重视研究所的情况，已派人乘无翼飞机赶来了。

“老程，无线电信号发生颤动，频率加快，是不是这个人要溜了。”负责监视动向的黄云急匆匆地招呼程忠德。

“小殷，作好出发准备，”程忠德刚说完，电话铃响了。

程忠德听罢电话，双眉直竖。情况果然比预料的复杂得多，正如殷忠发讲的，要忙一阵了。”

电话是公安厅打来的。来电说，欧洲华裔参观团中失踪的这个人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且在声学方面很有研究。